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載
盡戊戌唐肅宗乾元元年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

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

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
審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
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
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他
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囘
二人已盛之埶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
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
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五月羣臣
上尊號○賜安祿山鐵券○以楊釗判度支
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歛驟遷
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蘇冕曰設官分
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
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

多立使以示寵使上心蕩而益奢人情怨而
成禍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
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
盜臣而無聚歛之臣誠哉是言 冬十一月
以貴妃姊爲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
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
並承恩澤埶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
與鈿鍼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
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
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
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
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 改會昌縣曰昭應 或言
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由是吐蕃不
敢近青海 雲南王歸義卒 子閣羅鳳

己丑

嗣

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極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胡氏曰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之也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灋天寶已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

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真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誄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哥舒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三面險絶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諱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項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應龍城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羣臣請加尊號** 凡十二字 **始禘祫于太清宮** 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二月以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關中旱西嶽祠災制罷封祀○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 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

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五月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秋八月以

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求殷周漢

後廢韓介酅公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酅公冬十月得妙寶真

符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上悅范氏曰秦始皇漢武帝皆雄才之主及爲玄士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安祿山入朝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揚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

兄弟官爵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

賜楊釗名國忠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改之

辛卯

也

南詔反陷雲南郡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陁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陁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綉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高仙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吐火羅葉護遣使表稱朅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仙芝遂破朅師虜其王又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槖駞皆入其家至是入朝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爲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

勞面請留已制復留之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胡氏白祿山之憚林甫誠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埶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埶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商胡販鬻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尚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內

尚典戰奏莊治簿書承嗣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常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閤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夏四月劒南節度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棄其戰功閣羅鳳逐北於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擊大食敗績

高仙芝王子也石國王也石國王之虜石國王之虜石國王之虜

壬辰

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鼎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劒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爲便遮楊國忠自言國忠爲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羞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改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灋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

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季鄰等捕縡縡帥其黨格鬬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范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洪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以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鉷爲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爲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秋八月上復幸

左藏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屋出納判官國忠屬吏率以十一月李林甫卒南詔數寇邊蜀人請遂以仲犀爲假中侍御史仲犀魏仲犀見之送鳳皇優得調楊國忠赴鎮林甫爲林甫所害上曰卿試到蜀區處軍事朕盻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薰不知所爲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謂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卒上既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而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杜絶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責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國忠爲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臺省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彔謂之彔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啟口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以吉溫爲御史中丞楊國忠薦之也溫詣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爲溫鞚馬出驛數十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還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爲兄弟至是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

癸巳

類頻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志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爲譏其朋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乃止自是爲怨愈深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擬闕注官滯者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堵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襚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賜希烈國忠爵許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故也衛包崔昌皆坐貶官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已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

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三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第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

疾臣死無目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
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

加安祿山左僕射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
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
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爲僕射
唐初詔勑皆中書門下以後始召文士草諸
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
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
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
弟垍皆翰林院供奉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
王命之司也故詔勑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
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
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擇
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碁數術藝伎以事

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
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
之者不亦可羞哉胡氏曰陟降多士皆當出
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
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
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
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
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
與大臣私設形迹爲異同也而可乎哉

以安祿山爲閑廄羣牧使祿山求兼領羣牧
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上亦加尊號
至十四字

以楊國忠爲司空○三月安祿山歸范陽安祿山奏
所部將士

討奚契丹等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舡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垍官

夏六月

朔日食不盡如鉤胡氏曰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之時也以義言之諭見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蝕盡之象也先是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爲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旦十天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咸熙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鉤爲寵楊太眞也九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己知大陽侵食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爲治易危爲安猶反手耳

劒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范氏曰蠭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

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胡氏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其能免乎○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氏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在任非其人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爲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閏十一月貶韋陟爲桂嶺尉吉溫爲澧陽

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賕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户部奏郡縣户口之數 郡三百二十一 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 户九百六萬九千百五十四 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胡氏曰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或謂自古人主養民至千萬戶則止矣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考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三百餘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計其生齒豈止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煦拊瘡痍兵革之禍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爲盡矣明皇自毀之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吕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琳受祿山

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事遂寢 哥舒翰入朝 翰京師家居不出 秋七月

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上託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賫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跼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之必反而不爲之備可謂迷而不悟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爲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尚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俶擾亦安有揣悉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遷之辱哉蓋其蠱惑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

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驕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

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庫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官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以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

介然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絚約敗舡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氷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繼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悅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

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祿山陷滎陽殺其太守崔無詖○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常清所募兵皆市徒老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踩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憕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又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弈懷滇之子也祖南尹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衆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

賊祿山以張通晤爲睢陽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堅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

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祖禕之弟也單父尉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祖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以永王璘爲

山南節度使潁王璬爲劒門節度使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上議親征制源洧崔圓副之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乱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揚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士請命於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

兩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杲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又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饋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濛李奐殺祿山所署

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賫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埶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關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去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壹翰用灋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

史表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傅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去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吐蕃贊普乞梨蘇卒子娑悉立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祿山自稱

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

李隨爲河南節度使許遠爲睢陽太守○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又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三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繞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又表覆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將軍摩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執杲卿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

徵顏杲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覆謙縛而罔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饒信都等郡復爲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胡氏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宜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

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覆舡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又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之或僭也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故要之人有正理必當爲善而不可爲惡天有常道爲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 雲中還朔方益發兵萬人與之

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二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

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魄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亦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磨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自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窮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

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蓁曰清河非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邑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蓁年少輕屓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蓁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逆效順奉粟帛器械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蓁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誥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寘軍第五琦勸進明寘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胡氏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采訪使進明乃忻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也常山之敗乎愚謂三公真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止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與郭李捐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

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懈矣可以出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詣之曰汝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

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埶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

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遣使告急於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如博陵以博陵降官軍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攻趙郡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收還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

以來瑱爲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瑱以爲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爲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

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頻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有差以虢鎮平盧賜名正臣泰又玄志拜官有差以虢

王臣爲河南節度使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敗之復河北十餘郡

吳王祇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萬虢王巨有勇略上嘗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糧兵夜

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東槍槊不得用翰以檀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檀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

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爲身計不顧社稷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諭衆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

今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苴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范氏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尸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閼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搶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之京兆司録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

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素一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可往諷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殺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殺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渭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殺下不如收兵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馬上白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傚皆太子之子也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

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裹鞏託任

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鄉等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若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鄉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鄉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鄉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裝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

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人剖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之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克長安賊將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

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俌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垍代之垍拜謝既而不用故垍懷怏怏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遊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

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高祖肇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以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求之爾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

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除奚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摠天下節制**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在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賊兵寇扶風薛景仙擊破之○安祿山遣高嵩使河隴**

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英乂斬之

李泌至靈武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鄴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丱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友者也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改扶風爲鳳翔郡○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埶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

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葉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巡數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户劫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已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城而已乎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俌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殺俌縱焉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屯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仁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劒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

以顏真卿爲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

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與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悔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上曰善

田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上皇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租庸使

史思明陷九門○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

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史思明陷藁城○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遇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

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救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至是說誘九姓六州諸胡數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

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illegible]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范氏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寶冊至自成都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揔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胡氏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

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跽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己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覆之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耶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

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榷鹽灋用以饒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爲御史大夫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疎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請以李揖爲司馬劉秩爲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灋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爲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范氏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爲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

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胡氏曰承恩始以無詔命不從常山諸將之請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思明之拜則尤不若用仙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揔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爲之謀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來瑱爲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

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平牒璘詰之璘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吳郡李廣琛襲廣陵破其兵於當塗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田紓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犄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道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侍臣子之

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倏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倏不從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絶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救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爲殿中丞吐蕃陷戎等軍九隘軍七城三

丁酉 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

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禄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禄山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辦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内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諧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内懼謀去輔國又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胡氏曰肅宗爲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巨寇猶存已襲冤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自而有興復之理也**帝如保定**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墨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

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祐敗走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閒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户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酖也

月帝至鳳翔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
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總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江南采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遂潰璘奔鄱陽江南采

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爲左相○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眞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恐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夏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敗績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

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以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又是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一吉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

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旁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敲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奔襄陽

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

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貶郭子儀爲左僕射

子儀詣闕請自貶以爲左僕射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敕免死自效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敕免死以白衣詣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灋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灋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灋理軍以灋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灋邪陝郡雖要不急於灋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耶上竟捨之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埶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未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遲疑選愞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爲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

使程千里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俯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方等軍及回紇西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弟至長安城西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洗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

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荅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埶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泌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按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其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

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曰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耳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烏乎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獻俘百餘人救皆斬之李勉言於上曰元惡未除

爲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令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灋教戰陳令本將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埶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閭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

子儀等收復東京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賦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乃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爲遠謀以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爲掎角之助而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爲患者也

李泌歸衡山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以爲司農卿胡氏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至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

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邵

安慶緒走保鄴郡慶緒自南陽各帥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至六萬人衆至六萬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以甄濟爲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拳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

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立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宣政殿三司令受賊官尊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詣制士庶受賊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爲忠義王歲貢方軍遺回紇絹二萬疋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於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

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邪既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刼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上皇至咸陽上備灋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

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范氏曰肅宗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至是而屑屑然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美譽

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

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城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衆議由是始息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

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上上皇尊號○以良娣張氏爲淑妃○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人皆濱歸范陽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

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灋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蹈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司馬公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爲肅宗者正均垍之罪而爲說置後其庶幾乎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揔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故妃韋氏卒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

皇尊號○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執傾朝野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大赦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爲年三月徙楚王俶爲成王○立淑妃張氏爲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張鎬罷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以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

機罷爲荊州防禦使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爲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泉明爲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

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表稷謙妻疑稷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立太一壇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頗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蠱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藉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初行新曆山人韓穎所造也

貶房琯爲豳州刺史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貶之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慰勞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史民西向大哭曰將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以十三萬衆降朝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下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

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范氏曰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爲盜賊之計不亦厚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秋七月初鑄大錢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爲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

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爲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官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爲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衆棄之其不士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炅廣琛光遠嗣業兵皆會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至慶緒窘急遣薛蒿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

思明復陷之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鬭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平盧節度使王志玄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志玄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埶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埶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灋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九十一年